

王雲五主編
民國張西堂編

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初版

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 一冊

基本定價 定價新臺幣四十四元正
一元五角

編者 民國張西堂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零索引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本書之
 十卷而民了同一之也。因抗戰而中止。為日
 國二十一年一二、本年倭相侵，我收軍，迄二十
 一年一二、本年乃抗戰，利刃在彼，我亦
 決意在彼，我亦一、本年乃抗戰，利刃在彼，我亦
 司，是後訪編本收亦數十的對，本年檢方
 讀一百二十、本年，連同中國史地書而收，佔四
 外，古新書，本年，合計不下二百餘種，以所
 輯加補足。藉慰年譜之心，定於明年，多為

諸君之訂，或曰校書中有人者甚多，不知上其議
主之爲人久矣，吾乃人知者，誠見以我道揚世而
功者，策亦以議主現經。古才不遇之以史家大
動議論，古代若此而以我道名山好語在人，故
解有難思，此與歷代更迭而於新而路即可釋
，通而不外於新之說哉。甘肅則清，七武曲
等而之。事而各用時史而多易有正為感之意
也，吾曾學曲過七，今則清其神，然回是也竟
失其意焉，抄與新人者請相我，能、而世美云
，伊爾余乃後之言議之者也。

式多之等門也、連同新收也人等心及土地者也
 差也、合計と云二万餘以上、即境の十季前未
 差之功、即者二三年、昔一町陸田道使町計五
 、即不都道三万餘石、一町道野村男及兵房
 多者内表地也、即定仍而二万餘、一町道諸師
 當引、即名後主都之改者引、即在一二万石
 之也、即後主諸引之也、二万石以內也
 書之、即定記後、世々師當引、即師當引之
 主諸引多也、即諸引少は乃者千町、始師引
 了、即師引少は乃者千町、始師引少は、今

輯あり、其版成り同大正院一の廿二年。重
大無多あり二十の分型三十二頁。所三書本也、主
要文小不友、十の分書略了疎小、字體二款
並有親、在東京地蔵が作廿二頁者、傳言謬道
なりといふ也、傳言四原故果也、人、又傳言の
四者、字體略小、所欠を謬り多あり中よりハ
九七、同一棒好く同西之旨、以テ諸語改而か
大、且著心宜む可きハ一級、官方佳化の同業生
明り少く細入等分月、如前法謬所據、想同平
尺規取也、當不到道心抄謬也。是の方

中華民国七年三月十日 王居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百四十一種，得暇暇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為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為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為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為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為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特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為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追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為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為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籍，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竊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纂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纂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繕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為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為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為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為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為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為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為序。

自序

明統絕祀，清以異族入主中國，當時學者，咸以神州淪亡之禍，由晚明學術空疏之故，亭林梨洲二曲持論皆如是也。其攻擊宋明理學尤力者，在南則有潘用微，在北則有顏習齋。用微直以宋明「理氣之說，始于老莊」，「非吾聖人之旨」，卷二故倡求仁之說以矯之，習齋則以讀書靜坐，「不啻砒霜鴆羽」，朱子語類評「誤人才，敗天下」，卷二故倡習行之說以矯之。其實諸儒所論，皆立鈔而破多，其能自創一說以代之者，則惟有王船山一人而已。

船山深惡陸王之學，竊佛老虛無之旨，貽害于天下國家，乃倡實有生動之論，以破虛無寂靜之旨。其言曰：『盡天地只是箇誠』，而所謂誠者則「實有」也。宇宙之起源，本爲實有；宇宙之本體，亦爲實有。物生于有，不生于無。而太虛本動，至誠無息，天地之德，生生不已。于是更發爲天地之化日新，物質不滅，諸說實有生動之論立，則虛無寂靜之旨自破。此其立言已有過于黃顧諸儒而無不及矣。

清儒治學，咸趨好古，此種風氣，漸染益甚。惟船山則以爲不當『泥古過高，而非薄方今』。『古

不可以有，而今可以有之。」故其論封建井田學校諸制度，則以「郡縣之天下有利，」「井田之制，湮沒無考，」書院制度，可使「教移于下。」其異于清儒之泥古，有如此者。其謂「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直下與戴東原所持者相合；其提倡民族主義，言論亦至激烈，皆有足多者。

亭林主張以經學代理學，梨洲亦稱與人「約爲讀書窮經，」然于經學上之著述，實遠弗逮船山之宏富。船山諸經稗疏攷異之作，講求名物訓詁校勘之學；其治經之塗術，直與戴段諸家相若；其持論之允確，且有後儒所弗能及者，則其學術之精卓，亦可知矣。

然自船山之歿，迄今二百餘載，表微顯幽者雖亦有人，而其學實未大白于世。如所云：『盡天地只是箇誠，盡聖賢學問只是個思，』『太虛一實，』『器道相須，』『太虛本動，』『道自然也，』諸旨，仍尠有注意及之者，故其思想體系亦未大明。則船山之學，尙有待于研稽也。

比年以來，執教北平，所任課程，適有清代思想一門；船山之學，又所夙好，因感于未有一書綜述其生平學術著述師友者，乃撰爲斯編，以供學子之參閱。博雅君子，匡其不逮，所甚幸焉。民國二十六

年三月三日張西堂謹序。

例言

一、船山先生生當明末清初之際，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方之梨洲亭林，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論者謂爲周子以後，一人而已！顧自來未有一書綜述先生之生平學術著述師友者。茲編之作，分爲傳纂、學述、著述、考、師友記，以詳確之考訂，爲系統之敘述，藉以介紹于世之欲知先生之學者。

二、茲編傳纂采輯先生子啟所爲薑齋公行述，省稱行述；潘宗洛船山先生傳，省稱潘傳；國史儒林傳稿，并見曾

印本遺 湖南通志列傳，衡州府志列傳，亦見舊刻本；余廷燦船山先生傳，存吾文稿卷四碑傳集

卷四〇三 唐鑑國朝學案小識，卷三 劉毓崧王船山年譜，省稱劉譜；王之春船山公年譜，省稱王譜；及劉繼

初編卷四〇三 沅湘耆舊集小傳，卷三 劉毓崧王船山年譜，省稱劉譜；王之春船山公年譜，省稱王譜；及劉繼

莊廣陽雜記，卷二 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六 徐鼐小腆紀傳，卷五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二

七 清史稿儒林傳，卷四八六 各書所述先生之事跡，編纂而成。註明各句來歷，並加引句符號；

例言

以資徵信，并見原文。更附年表，以備參閱。竊謂用此種方法，以纂輯前人傳記，雖覺困難，似較忠實。

三、茲編學述于先生之思想、淵源、背景、體系、特點，并加注意。如先生云，『盡天地只是箇誠』而解釋誠爲『實有』，即本實有之義，述其宇宙論；如先生論修爲之方法，其本在盡性，即從盡心知性，述其修爲論。既有所本，庶稍獲真，以本經證本經之法，固可用之于述學也。

四、茲編著述考于先生之著述，年譜未註明成于何時者，亦就其成書先後，略加以考訂推闡，庶于先生思想變遷之跡，及其治學經歷，更稍明瞭。版本方面，亦就所知見者，一一註明。末附關於研究先生生平學術之參考書，以便參稽。

五、茲編師友記采取羅正鈞船山師友記，加以攷訂，編纂而成。羅記所未獲見之搔首問，其中述及之師友，茲亦加以甄錄；于較有關係之方以智等，更就通雅諸書，證明其思想之有相合者。其不甚重要者，則僅列姓氏，以免于繁冗。

六、船山先生著述宏富，茲編所述，提要鉤玄，雖不過十萬言，大體固已具見。罅漏之處，自亦不免補苴之功，請俟異日。

王船山學譜

一 傳纂

生于明萬曆四七年卒于清康熙三
年（一六一九——一六九二）

王船山先生，諱夫之，字而農，別號薑齋。

『一號薑翁。』

王

『中歲稱一壺道人，更名

壺，

述行

『一號一瓠道人，或一瓠先生，或瓠道人，一號雙髻外史，或櫓杙外史。』

王

『晚歲仍用舊名，

居于湘西燕左之石船山，自爲之記，

述行

『稱船山老人，或船山老農，或船山遺老，船山病鬼，學者稱

船山先生。』

王

『所評還有漢魏六朝詩一帙，四唐詩一帙，古文一帙，緒論一帙，皆暇時尙而辨僞體，

名曰『夕堂永日』，人士之贈答者，又稱夕堂先生焉。』

述行

『其先世本揚州之高郵人，明永樂初，官

衡州衛，遂爲衡州之衡陽人。世以軍功顯。』

傳譜

『父徽君公諱朝聘，萬曆乙卯辛酉兩中副榜。字逸生，一字修侯。』

王

『性篤孝友，衡守李公燕

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爲文

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記劉「修侯先生既

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廓、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記劉「以真

知實踐爲學，謂武夷爲朱子會心之地，志遊焉，以顏書室，學者稱武夷先生。」王「母譚孺人。」述行「兄

第三人，長兄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號耐園。」王「次兄參之，字立三，一字叔稽，號建齋。」王「先生即

武夷公之季子也。」傳

先生「生於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九月初一日子時。」述行「少負儁才，」傳余「穎悟過人，讀書十

行俱下，一字不遺。」傳「七歲而畢十三經。」王「年十四，督學王聞修先生志堅拔入學，其後甯波

水向若先生佳胤，崑山王澄川先生永祚皆鑒識首拔。」述行「十六而學韻語，閱古今人所作詩不下

十萬。」夕堂永日「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于江山險要，土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極意研究。」述行

年二十四，與兄介之同應崇禎壬午科湖廣鄉試，俱獲雋焉。」傳先生「以春秋魁，」王「大主考爲太史

吉水郭公之祥，副主考諫議大興孫公承澤，房師則安福歐陽方然先生介也。華亭章公曠，江門蔡公

道憲是科俱爲分攷。時國勢漸不可支，出場後，遂引爲知己，以志節相砥礪。」述行是年十一月，先生與

兄介之『同赴公車北上』，王

『至南昌，道梗，歐陽先生諭以歸養。』述行

『越明年癸未，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紳士降者，以僞官官之，不降者縛而投諸湘水。先生走匿南

嶽雙髻峯下，賊執質其父以招之。先生自刺肢體創甚，傳『傳以毒藥，昇至賊所，賊不能屈。』述行

免之，父子俱得脫，復走匿雙髻峯下，築室名續夢菴，聊蔽風雨。『甲申五月，聞北都之變，數日不

食，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自乙酉丙戌至壬寅同原韻，凡四續焉。乙酉以還，走入永興，將入猛洞，

以徵君病不能往。明年丙戌，述行『明藩有稱隆武年號者，使其督師何騰蛟屯兵湖南，制相塔胤錫

屯湖北，楚省兵燹塞野，加以大旱，赤地千里。而逆闖李自成既斃于九宮山，餘黨降者，號爲『忠貞營』，

蹂躪潛漢，有發業之勢。堵何兩公措置無術，而又不相能，先生憂其將敗，亟走湘陰，上書于司馬章璣，

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以防潰變。章司馬報曰：『本無異同，不必過慮。』先生默而罷。卒之賊勢猖獗，

司馬以憂憤卒，堵何兩公遘閔凶，而勢不可爲矣。傳『是年先生二十八歲，始有志于讀易，又受父命

編春秋家說，成蓮峰志五卷。次年丁亥，清兵下衡州，避居湘鄉山中，借書遣日。冬十月，丁父艱。翌年春，

居續夢菴，講求易理。以上據王譜蓋先生于喪亂之中，猶自勤于鑽研也。

是年戊子二月，明桂王奔南寧；六月，入潯州；八月，至肇慶。冬十月，先生與管嗣裘『舉義兵于

衡山，戰敗兵潰，走行在。』『堵公胤錫薦公爲翰林院庶吉士，公告之吏部尙書晏公清，請終制，得旨

覆允。』王次年『去肇慶，由梧州平樂至于桂林。』王『前大學士瞿公式矩留守桂林，特章引薦。』

述行『疏乞終喪，得旨云：「具見孝思，足徵恬品，著服闋另議。」已而嘆曰：「此非嚴光魏野時也。違母

遠出，以君爲命，死生以爾。」制終，就行人司行人介子之職。』述行『是時粵中國命所係，則瞿式耜與

其少傅嚴起恆，而森邪巨魁，則內閣王化澄，悍帥陳邦傳，內暨夏國祥也。桂藩駐肇慶，紀綱大壞，給諫

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志在振刷，王化澄等害之，目爲五虎；交煽中宮，逮獄將置之死。先

生約中舍管嗣裘，與俱告嚴起恆曰：「諸君棄墳墓，捐妻子，從王於刀劍之中，而黨人殺之，則志士解

體，雖欲效趙氏之亡，明白慷慨，誰與共之者？」起恆感其言，爲力請于廷。化澄之黨參起恆，先生亦三

上疏，參化澄結奸誤國。化澄恚甚，必欲殺之，其黨競致力焉。』傳先生『憤激略血，因求解職，時有忠

貞營降帥高必正者，慕義營救之，乃得給假。高必正者，原名一功，聞賊所謂「制將軍」者是也。』述行

先生『以其人國讎也，不以私恩釋憤。』述行『亦不往謝也。』傳『返桂林，復依瞿式矩，聞母病，聞道

歸衡，至則母已歿。其後體式相殉節于桂林，嚴起恆受害于南甯，先生知勢愈不可爲，遂決計林泉矣。

初，桂藩議封孫可望爲秦王，起恆力阻之，可望戕起恆，專執威柄。越數年，可望分李定國入粵，遂入衡。

招先生，先生不往。潘傳『遂浪遊於浯溪、彬州、耒陽、晉甯、漣邵之間，凡所至期月，人士慕從者衆，輒辭

去。潘傳『嘗匿常甯貉洞，變姓名爲貉人。王譜順治十六年己亥，明桂王奔緬甸，十八年辛丑，清兵入

緬甸，明桂王被執。王譜『壬寅，聞緬甸之變，明之藩封庶孽稱監國假位號者，於是乎殄盡。潘傳至己酉

先生五十一歲，乃『自嶽陰遷船山，築土室，名『觀生居』，遂以地之僻而久藏焉。』述行

『先生以文章氣節重于時。』湖南通志列傳『自潛修以來，敗甕牖，秉孤鐙，讀十三經二十一史，及朱

張遺書，玩索研究，雖飢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暮年，體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猶時置楮墨

于臥榻之旁，力疾而纂註。顏子堂曰：『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於四書及易、詩、書、春秋，

各有稗疏，悉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異，字句參差，爲前賢所疏略者。』述行『論易不取

京房，以陳搏先天諸圖爲不足信。詮釋尙書，往往有新意。又以毛詩傳、鄭氏箋、名物訓詁不備，爲書辨

正之。其叶韻辨一篇，足爲典文之美焉。』錢錄『經學家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人，所言皆有根柢，然有